

● 巫山情劍錄 ● 第一部

幻劍情花

(台灣) 云中岳 著

上



内 容 提 要

明末乱世，黑道群枭勾官结府，横霸武林。

“乾坤一剑”公孙父子，假扬正义大旗，欲将江湖白道一网打尽！

人称“孤魂野鬼”的幻剑高手庄怡平与神、异、静、霸“天下四剑”欲挽狂澜于既倒，打救武林众生！

公孙云长自命风流倜傥，为谋霸主之位，横刀夺爱，以美男计诱夺“幻剑”情人高姑娘，又以之为饵，几度陷“幻剑”于死地，被当作肉弹利用的高姑娘受尽折辱，求死不能！

庄怡平天生情种，为情所迷，终至遗恨无穷……却引来无数痴情少女以身相许；神刀女敢爱敢恨、紧追不舍，纯纯痴心不改、舍身相救……演出多少销魂风流情！

目 录

第一章	祝融之会·····	(1)
第二章	小霸王·····	(24)
第三章	祸起萧墙·····	(48)
第四章	威迫利诱·····	(73)
第五章	一见钟情·····	(96)
第六章	请君入瓮·····	(120)
第七章	情 苗·····	(143)
第八章	自投罗网·····	(166)
第九章	戏弄群魔·····	(185)
第十章	为情奔波·····	(208)

第一章 祝融之会

衡山最南端的小山叫回雁峰。

据说，北雁南飞入冬时节，雁越过洞庭仍向南飞，但一到回雁峰，便不再往南，在峰上空回飞三两匝，有些往回飞往洞庭过冬，有些则留在湘江的沼泽地带过岁了。

小船靠上了峰南不远处的江岸，那位灰袍老人不等舟子搭好跳板，便轻快地就先跳上岸来。

另一位穿青短衫，英气勃勃，神彩飞扬的高大年轻人，手中提了一个包裹，跟着也一跃登岸。

这里不是泊舟区，江岸遍生松柏与竹林丛草，西南一带才有田野，平时这里是罕有人迹。

距岸三五十步，长了一颗高大茂盛的银杏树，浓荫蔽天，上面建了一个大大的喜鹊窝，整天都有十几头喜鹊恰恰恰叫，又刺耳又难听。

这是种吉祥鸟的叫声。

但是，它的叫声并不比乌鸦的叫声悦耳多少。

“恰好午正。”老人向年轻人说：“你爹应该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师父。”年轻人将包裹放在树下：“我爹是个最守时的人。虽然是十年前的约会，他老人家也不会忘记的。”

北面竹林边，施施然踱出一个青袍人，脚下一紧。

老人哈哈大笑，拍拍年轻人的肩膀，大声说：“我敢给你打赌，你爹在这十年漫长岁月中，必定每天晚上都在作恶梦；甚至作白日梦。”

“师父，人本来每天晚上都在作梦，没有什么好怪的。”年青人的神色开始有了激动，但语气却尽量放轻松：“大概只有白痴才不会作梦。”

“白痴也会作梦，只是白痴不会计较梦的好坏。”老人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：你爹每天都会梦见今天把儿子接回来的情景。”

年青人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声，有点伤感。

“十年，日子过得真快。”

“孩子，你后悔吗？”老人平静地问。

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知道弟子毫不后悔。”年青人郑重地说。

“那就好。对十年的江湖浪迹生涯，你怕吗？”

“这……弟子说不上怕不怕……”

“江湖鬼域，不怕是假。”老人冷冷地一笑：“为师浮沉江湖四十春，到现在仍然感到很难放得开。”

“师父……”

“不要为我担心。”

“请问师父今后的行止……”

“谁知道呢？也许，我会找地方躲起来，过几年平淡的日子。也许……”

“师父，何不在弟子家中……”

“哈哈！你要我在你家养老？算了吧！”老人豪放地大笑：“为师生在江湖，也将死在江湖，江湖六怪谁都没有家累，

孤家寡人一个，日子好打发，一懒下来，甚么都完了。如果你日后有勇气行道江湖，别忘了来找我，嗯？”

“这……弟子并不想外出行道……”

“那也好。”老人抢着说：“你的性情是外柔内刚，心不狠手不辣，闯荡江湖会吃亏。十年来，你跟着我这亦正亦邪，亦侠亦魔的江湖六怪之首浪迹江湖，你承受了我一身武林秘学，吸收了足够的江湖经验，但却未能臻于成熟境界，挑不起放不下的老毛病始终治不好。老实说，你要是真的外出行道，我真不放心。”

“师父……”

“不要和我争辩。”老人摇手：“你肚子里那些牛黄马宝有多少斤两，难道我不知道？不要说了，你爹来啦！”

中年人已到了三二十步外，脸上可看到兴奋的神色，目光兴奋无比地老远便在年青人身上转。

脚下不是在走，而是在放腿狂奔了。

老人哈哈大笑，亮声叫：“庄员外，你急什么？小心兴奋过度，你这脑满肠肥的身子会中风的。”

中年人其实并不脑满肠肥，身材壮实。

半百年纪龙马精神，脚下利落快捷，行家一眼便可看出，练武的根底不差，虽则壮得像头大牯牛，但至少小腹并未凸出。

年青人终于忍不住了，抢前数步屈膝拜倒，一面行四拜大礼，一面颤声低唤：“爹……孩……孩儿回……回来了。”

庄员外老泪纵横，激动地搀起年青人，猛然有力地将爱子紧紧地抱住，含糊地叫：“谢谢苍天！谢谢司天昭上帝安邦护国大天君……”

“啧啧啧……”

老人怪声怪气呲牙咧嘴：“多肉麻！你以为怡平还是十年前十二岁的心肝宝贝吗？这种娘娘腔的举动，恶心之至，恶心之至。”

庄员外放开拥抱，向老人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如果想要我向你说感谢的话，最好死了这条心。我儿子很好，我不和你计较就是。”

“哈哈！你计较什么？你总不会用你那什么南宗六合长拳，北派狗腿再和我赌一场吧？”老人抱腹怪笑：“不赌则已，赌你还是要输。”

“你……”庄员外吹胡子瞪眼睛。

“哈哈！算了算了。”

老人拉住年青人庄怡平的手，交到庄员外手中。

“十年前，我丘磊为了寻找衣钵传人，在贵地足足察看了百日之久，对令郎诸多观察试验，方满意地下了决定，安排了这株银杏树下的约会，巧安排引你上钩，赢走了你的儿子……”

“鬼话！谁和你赌了？”庄员外大叫。

“好好好，你没有赌……”

“你是强夺”

“哈哈！就算是强夺好了……”

“你不讲理！”

“我有时候是有点不讲理。”老人嬉皮笑脸说。

“你把我的儿子……”

“我把你的儿子怎么啦？”老人收敛了笑意：“你知道教养一个小孩成人，要花多少心血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看，你的儿子壮得像座山，懂得待人接物的处世大道理，见过世面，学业也没有荒疏，武技比你这三流武师调教出来的半桶水强一万倍，你还不满意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们来好好商量好不好？”老人满怀希冀地问。

“你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”庄员外气虎虎地反问。

“哈哈！你一共有四个儿子。”

“我庄世荣有四个子并不犯法。”

“你在回雁峰附近有数百亩良田。”

“我的田又不是抢来的。”

“你在衡州府城有几家店号。”

“我做的是公平买卖。”

“你两个儿子在府学舍有了成就。”

“他们已考得了秀才。”

“把怡平给我，再陪我三年五载，怎样？”

“什么？”庄员外几乎跳起来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把我的儿子拐走了十年，你…你……”

“天地良心。”老人丘磊怪叫：“我如果真要拐走你的儿子，还会依约送回给你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听我说，庄员外。”丘磊神色郑重：“你有钱有势，享尽荣华，让你的儿子替一些无告的人造福，我这点要求不算过份吧？”

“休想！你……”

“你这自私的家伙。”丘磊咒骂：“算我倒霉，白花了十年心

血。好吧，人交给你了，告辞。”

声落，扭头便走。

“师父！你老人家保重。”庄怡平高叫，跪下四拜相送。

庄员外气消了，动情地高叫：“丘老哥，谢谢你。”

丘磊徐徐转身苦笑：“庄世荣，请记住我的话：一个自求多福的人，并不值得尊敬。自求多福而又能造福他人，活得较有意义。”

你有四个儿子，把他们一个个栓牢在家里，等他们孝孝顺顺送你的终，不让他们看看衡州以外的世界，对他们是不公平的。富贵不会保持三代，幸运不会永远追随着你。如果有那么一天你想通了，叫怡平出去闯他自己的天下吧，那样你会活得心安，你会因此而感到荣耀的。”

“丘老哥……”

丘磊已经走了，身形快逾闪电，冉冉而去消失在江岸的树影中。

船顺流下放，驶过回雁峰，驶过潇湘浮桥，逐渐去远。

船面上，丘磊仰天吸入一口气，喃喃地自语：“这孩子没出息，不跟来也好。”

春汛刚过去不久，但水位仍高，浑浊的湘江水流湍急，船行似箭。

南岳第一峰回雁峰已看不见了，仅可看到府城北郊石鼓山上的来雁塔。

一名桨夫悠然运桨，一面含笑说：“老伯，该在府城歇息的，反正今天已无法赶到衡山城了。”

丘磊脸上一片落寞，漠然地说：“明天午牌初，必须赶到衡山。老夫在望月台有约会，今晚必须连夜下航。”

“放心啦！一百里路算不了什么。”桨夫肯定地说。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老伯要游南岳？”

“不必多问”

桨夫碰了个软钉子，不再多问。

小船速度快，不久便赶上了前面的一艘中型客船。

那是三湘船行的定期客货船，航线是衡州至岳州，总站在长沙府。

客船的舱面，有不少旅客倚舷观赏江景。

小客船追上了客船，逐渐并船下放。

丘磊注视着客船上的人群，突然眼前一亮，不假思索地整衣而起。

客船上一位粗眉大眼，脸上怪肉横生，面貌狰狞的中年人，突然举手挥动大叫：“丘兄，是你吗？”

丘磊示意舟子放慢船速，向对方高叫：“老刘，你怎么还没死？到三湘来现世吗？”

他出口就没有好话。

但老刘并不介意，笑道：“小鬼不勾，阎王不收，当然死不了。而且我刘向绰号叫山精，成了精的人道行高，阎王想收也力不从心。喂！十年来你音讯全无，是躲祸吗？”

“祸那能躲？见鬼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老夫从未脱离江湖。”

“可是，谁也没见过你……”

“我丘磊绰号灵怪，有千亿化身，以另一面目闯荡，当然没有谁见过老夫的本来面目。现在，你山精该算是第一个。”

“兄弟深感荣幸。哦！上大船来聊聊，怎样？”

“不必了，容图后会。”

小船重新加快，片刻便超到前面去了。

山精刘向身边，多了一个鹰目炯炯，脸颊无肉的人，用那阴冷尖锐独特的嗓音问：“那就是六怪之首的灵怪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山精刘向答，目光仍落在逐渐超前的小船上。

“怎能证明是他？”

“江湖六怪中，我山精刘向排名第二，也是唯一与他保持良好友谊的人……”

“十年不见，你凭甚么一眼就看出是他？据在下所知，灵怪为人乖僻，几乎不近人情，易容术字内无双，艺业深不可测，见过他庐山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。

“刘兄竟能在他失踪十年之后，第一眼便看出是他，你要兄弟我相信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山精口气有点忿怒，“他腰带上系着的那只翡翠辟邪，其大如掌，天下间只此一具，那是他的信记。只有我才知道那件饰物的底细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”

“本来就是如此。”鹰目人淡淡一笑，向船首退，退近一个穿青道袍的中年人身旁，低声问：“刚才二怪与大怪打交道的情形，你都看到了？”

“看到了。”老道也低声说。

“设法通知随来的快舟。”

“怎么啦！”

“跟踪大怪，设法把他弄到手。”

“是，稍后贫道便将信号传出。”

“小心了，告诉咱们的人，合力相图。”

“是，长上请放心。”

望月台，在祝融峰顶。

祝融峰是南岳第一高峰。

在望月台望月，其实不易看到，山间气候变动甚剧，经常云腾雾涌，有时三五晚也见不到月影。

愿意爬上三四十里的高山顶端赏月的人，毕竟不多。

台与东面的望日亭同为上封寺游客流连之地。在上封寺投宿的骚人墨客，早看日出夜观皓月，算是峰顶的名胜。

上封寺原称光天观，隋朝大业年间始改今名。由观改为寺，此中经过自然牵涉到佛道意气之争。

千余年来，尽管佛门弟子已控制了衡山，思大禅师、梁海尊者皆在此地创建道场，但信徒们真正供奉的神却不是佛，不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却念“司天昭上帝安邦护国大天君”，大天君才是南岳之神。

上封寺的确算得上伟大的禅林，高踞山颠气象万千，规模宏大，无与伦比。

祝融峰是南岳最高峰，上封寺就在峰颠，所以也是最高的寺院。

即使是盛夏，仍然寒不胜衣，冬天更是冰封寒寺，人迹罕至。

这里有百余名僧侣苦修，秋八月香期方有大量香客涌至。目前是春去夏来，山径甚少看到有人行走。

近午时分，灵怪丘磊孤零零的身影，出现在上封寺前。寺内的僧侣知道这位老客不是来进香的人，懒得派知客僧款待。

灵怪久走江湖，首先便看出有点不寻常。名山大寺的和尚都是些势利鬼，但决不会将跋涉卅余里的信徒置之不理。

他看不到僧人的身影，听不到梵呗之声，敞开的山门冷清清的，空荡荡地鬼影俱无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喃喃地自问。

最近廿年来，江湖上群雄四起，随着朝政日非的形势，亡命之徒一年比一年多。武林中那些不甘寂寞的高手名宿，也为时势所迫，纷纷扩展自己的实力以壮大自己。

混得最有声有色的四个人，号称江湖风云四霸天。

这四位武林高手的实力，在这十几年中形成恶性的膨胀，他们的朋友、子弟、门人、亲友……良莠不齐，不知引发了多少是非。

声誉甚隆的人也有四位，称为武林四杰。东神、西道、南衡、北岳，他们的武林地位，的确是顶尖儿人物。

之外是六个妖魔鬼怪，江湖人把他们看成瘟神，统称江湖六怪，是人见人厌的怪物。

灵怪丘磊，是江湖朋友公认的首怪。

浮沉江湖四十年，人老成精，不但江湖经验丰富，而且艺业深不可测，四十年来，还没听说他失过风，连武林四杰也对这位化身有术，武艺深不可测的怪物心存顾忌，敬鬼神而远之。

他举目四顾，看不出任何异象。但他本能地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他抬头望天色，日将当头，午正将到。

他的手搭上了腰带上的尺八竹筋鞭。

那是一段竹根，每一节皆长半寸，十分匀称，粗如拇指。由

于把玩过久，已成为深褐色，透着暗红的光泽。

抽出竹筋，他自己也觉得气氛一紧，大有灾祸降临的感觉，他似乎已看到了不吉之兆。

这根竹筋是他的兵刃，防身的唯一武器。

平时他与人交手，仅凭一双手便可应付裕如。

他想进寺看看究竟，却又忍住了，略一踌躇，便向寺旁的望月亭走去。

首先，他在亭外的空地上，插上一根草枝，以日影定时刻，在午正的部位画上一根时线，方举步入亭。

略一迟疑，最后终于盘膝在亭柱下落坐，闭目养神等候午正到来，片刻便进入了忘我境界。

日影徐移，草影终于接触午正线。

一个灰袍人脚下匆匆，沿小径拾级而上，接近了登月亭，老远便呵呵大笑道：“磊老信人，十年之约，果然如期到来。呵呵！一晌可好？”

这人年约半百，方面大耳，留了三绺长须，气概不凡，一双大眼精光四射，腰带上插了一把竹折扇，笑吟吟地举步而来。

灵怪整衣而起，微微一笑，顺手插好竹筋鞭，抱拳施礼笑道：“托福托福，没病没痛的。呵呵！余老弟，十年不见，老弟的风采更盛当年，红光满面春风得意，比我这落魄江湖的浪人风光多了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磊老十年来依然未现老态，想必内功火候已臻纯青境界了，可喜可贺。”余老弟入亭行礼，笑得更爽朗：“十年来，磊老音讯全无，是不是在名山大川附近隐修去了？”

“还不是浪迹风尘。只不过少管闲事而已。据兄弟所知，老弟曾经在止止轩耽了六年。”

“不错，磊老怎知道的？”余老弟颇感惊讶。

“兄弟并未脱离江湖。”灵怪淡淡一笑：“这件事是真的了？那么，老弟必定已获止止轩松月道长的纯阳真火真传，参悟其中神髓了。纯阳真火正是克制相成大真力的无上绝学。看来，今天兄弟裁定了”

“磊老既然知道在下随松月道长苦练六载纯阳真火，却又如约前来，可知定然不惧纯阳真火，是吗？”

余老弟不笑了，神色一片萧杀，脸变得真快。

“不然。”灵怪正色说：“人无信不立。老夫既然与你订下十年之约，不管是否有抗拒阁下一击之力，仍得守信前来如约，你能一掌把我灵怪击死，算我命该如此。”

“磊老快人快语，在下佩服。”余老弟狞笑：“我九绝神君余化龙一生不服人，对磊老你可是尊敬有加，虽则兄弟会两次败在你手下”。

“这一次阁下必可捞回本利了。”灵怪轻松地说：“时辰不早，该走了。”

九绝神君向亭外伸手虚引，客气地说：“磊老请。”

“有僭。”灵怪泰然举步出亭。

两人言词间十分客气，双方都神态从容，彬彬有礼，谁也没想到他们会是积恨廿年的生死对头。

两人离开上封寺，便并肩而行，有说有笑颇为融洽。

不久，真正的峰顶在望。

这里居然可以看到一些七八尺高的矮松，形态奇古，树虽矮小，却有一两百年的树龄了

在罡风怒号中摇曳生姿，可看出生命的坚韧力是如何的神奇。

再往上走，已看不到草木了，坡度峻峭，加上罡风刺骨，大感举步维艰。这里俗称风穴难怪草林不生。

左侧是供南岳真君的老殿，有殿三间，石墙铁瓦古色古香。

平时这里仅有三五名老僧和几名道士，都是上了年纪的有道方外人，从不过问外事，也不理会香客。

两人在老殿的侧方空坪止步，相对一笑。

站在此地，令人有小天下的感觉，四周群峰罗列俯于脚下，湘江九向九背历历在目。俯首下望，身处千仞高空，神移胆寒令人毛骨悚然，加以罡风怒号，衣袍须发随风飞扬猎猎有声，更添三分恐惧。

“请了！”九绝神君抱拳行礼。

灵怪不客气地就北首主位，回礼说：“有僭，老夫托大了。”

九绝神君淡淡一笑，阴森森地说：“上次阁下是胜家，理当称尊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灵怪神色依然不变。

“廿年来，你我三度相逢。”

“迄今为止，丘某仍不以为那次管了尊驾的闲事于理不合。”

“咱们不谈理字。”九绝神君乖戾地说。

“也好，我灵怪本来就不太讲理。”

“我九绝神君在江湖上的声誉，本来就不好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

“因此，今日之会，已无话可说。”

老夫也有此同感。”

不论胜负如何，日后……”

“没有日后。”灵怪冷然接口：“丘某已是花甲年纪的人，谁也不知道是否能再活三天两天，与阁下连订两次十年约会，已是可笑的愚蠢行为。今日之会，不论谁胜负，恩怨一笔勾销。阁下是否愿意，丘某并不在意。”

九绝神君眼中杀机怒涌，冷笑道：“你是说，今天是在下杀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？”

灵怪沉静地盯着对方，久久方一字一吐地说：“恐怕是的。”

“以后……”

“阁下似乎没有多少信心。”

“在下的意思是万一杀不了你……”

“那你永远没有机会了。”灵怪冷冷地说。

“你不再在江湖闯荡了？”

“老夫还没厌倦。”

“那……咱们日后江湖上见。”

“悉从尊便，只怕阁下找不到老夫的踪迹了。”

“在下会找到你的。”九绝神君狞笑：“现在，该开始了吧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两人客气地就位，行礼如仪，礼毕双掌一分，拉开马步立下门户。

灵怪立下的门户很怪，左手立掌位于腹右侧，右掌在眉心印堂前，掌背向外取斜势，似乎随时皆可拂出。

脚下踏丁字步，但更像玄门弟子的天罡步，而又两者都不像。这种非驴非马的功架，委实令人莫测高深。

九绝神君取的却是传统中的四平势，双掌平置掌心向上，